

(宋)洪迈 著

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

(上)



主编
许逸民

伴随毛泽东40春秋的奇书

容斋随笔

全类
书注
编译

(上卷)

许逸民
沈玉成
主编
审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

许逸民主编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尹怀远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300千字

吉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印数：5000册

定价：58.00元

ISBN 7-5387-0755-7 I·701 定价：(上下) 58.00元

前 言

南宋初年，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文荟萃，洪氏家族声撼士林。先是建炎三年（1129），洪皓（光弼）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羁留十五年，威武不屈，艰苦备尝，举世赞赏他的忠节。继而于绍兴十二年（1142），洪皓长子洪适（景伯）、次子洪遵（景严）同时考中博学宏词科。三年后，洪皓第三子洪迈也考中博学宏词科。博学宏词科须考试制、诰、诏、表、序等十二种文体，非学识渊博、文词清丽者，决无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洪氏兄弟联翩中选后，一时流传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说。到后来，洪氏三兄弟又都官历清要，勤于著述，文名满天下，文史家遂号称“鄱阳三洪”，以与“三曹”（魏曹操、曹丕、曹植）、“三张”（晋张载、张协、张亢）、“三苏”（宋苏洵、苏轼、苏辙）、“三袁”（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魏”（清魏祥、魏禧、魏礼）等后先媲美。

“三洪”之中，洪迈成名略晚而成就最高。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其一生仕履多与文事相关。绍兴十五年（1145）中选博学宏词后，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为敕令所删定官，因其父与秦桧不睦而受累，出为添差福州教授。绍兴二十八年，除秘书省校书郎。累官枢密院检详文字。绍兴三十二年，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使金议和，曾被囚三日而水浆不进，使还，竟以“奉使辱命”被劾罢官。隆兴元年（1163），起知泉州。乾道三年（1167），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侍讲。乾道六年以后，历知赣州、建宁府、婺州。淳熙十二年（1185），除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兼同修国史。十三年，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五年，以敷文阁直学士知镇江府，移知太平州。绍熙元年

(1190)，进焕章阁学士，以宣奉大夫知绍兴府，改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谥文敏。洪迈在任撰有《钦宗实录》四十卷、《四朝史纪》三十卷、《四朝列传》一百三十五卷，于宋一代国史颇多建树。

《宋史》本传说：“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这里所说的“博洽”就是指他的学问可以兼综经史，出入百家，而他的文章也可以娴熟运用各类文体，造语精妙。从他一生的经历和著述来看，这种说法似不为过份。他从幼年时期开始，“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裨官虞初，靡不涉猎”(《宋史》本传)。对于精读过的书，他还要提要钩玄，撮词摘句，编成《经子法语》、《春秋左氏传法语》、《史记法语》、《前汉法语》、《后汉精语》、《三国志精语》、《晋书精语》、《南史精语》、《唐书精语》(见《宋史·艺文志》著录)等书，以备强记遣用。本朝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鑑》，他也曾亲手抄录过三遍。无怪乎人们称赞他腹笥饱满，议论切要，到中年以后撰写《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时，“考阅典故，渔猎经史”，达到了“极鬼神事物之变”(《宋史》本传)的境界。

《容斋随笔》和《夷坚志》都属于子部分，一在杂家类，一在小说家类，前者主立说考辨，后者主“镌异崇怪”(《夷坚丙志》自序)，就史料价值而言，《容斋随笔》显然更胜一筹。《容斋随笔》又称《容斋五笔》，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五集七十四卷，总计1230条，五十余万字。前四集各有作者自序，据此可知各集完成的时间。大抵《随笔》十六卷成于淳熙七年(1180)，首尾费时十八年(见《四笔序》)，由此上推，则隆兴元年(1163)为始撰之日，作者当时四十一岁。《续笔》十六卷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三笔》十六卷成于庆元二年(1196)，费时五年。《四笔》十六卷成于庆

元三年，费时虽不及一年，而洪迈亦已是七十四岁的老翁了。《五笔》仅有十卷，没有序言，系绝笔之作，尚未及完稿。

洪迈称自己的书为“随笔”，看来没有什么深意，一如他在《随笔序》中所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注次，故目之曰随笔。”可见此书只是他平日读书思考的一个朴实记录。如上所说，洪迈其人读书多而精，加上社会阅历深广，故至中年著书，虽说不甚经意，往往厚积薄发，言必有中。人们今天所以推重这部形式散漫的《随笔》五集，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因为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因为它的议论发人深思。说它内容丰富，是指作者笔墨所到处，诸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学科几乎无所不包。而且笔法多姿多采，有的偏于考据，钩稽经史，摭拾典故，广征博引，纵横捭阖；有的重在记述，搜罗时事，品评贤哲，推本求原，论议雌黄。其考据多精，记述亦详，所谓读来“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式”（明李翰《容斋随笔序》），这应当就是洪迈此书在内容方面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

《随笔》五集千有余条，其中亲历目见的记述的确不少，即使引录六朝、隋唐事，也因为去时未远，较为可信。这些都可以用来补正史传缺失，成为文史家弥足珍贵的资料。但是，《随笔》五集更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史料而在于议论，他对历史对学术发表的意见，才是当今读者的借鑑，令人含味无穷。其实早在《随笔》十六卷问世之初，宋孝宗赵昚已注意到这一点。洪迈《续笔序》曾说到，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入侍孝宗清闲之宴，孝宗忽然说起“近见甚斋随笔”，洪迈赶忙站起来答道：“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孝宗赞许说：“瞧有好议论（很有些好的议论）！”再就洪迈本人来说，又何尝不以善发议论而沾沾自喜。如《随笔》卷八《东晋将相》一则，论东晋柔弱

之主何以享国百年，认为事因全在于文武二柄得行其道，即所谓“以国事付一相，而不式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此条的末尾特意说明：“顷尝为主上（孝宗）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洪迈的矜持之色，宛然如在眼前。

洪迈的议论历史、时事，多从为政之道出发，不失讽谏之旨。譬如他多次谈到秦所以灭亡六国的历史教训：《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批评“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而秦则不然，始用魏人公孙鞅（商鞅）以开霸业，继用赵人楼缓、魏人张仪、范雎、楚人李斯等，终于兼并天下；《随笔》卷十《战国自取亡》批评六国“好兵贪地”，认为如能“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这从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穷兵黩武两方面为当政者提供了鉴戒。又如他对汉代诸帝能够采纳众议一事十分欣赏：《随笔》卷二《汉采众议》列举汉元帝、成帝、哀帝、安帝、顺帝、灵帝时听取少数人不同意见事，认为“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岂有不治乎”？《随笔》卷十三《汉世谋于众》在肯定“两汉之世，事无大小，必谋之于众人”后，还能从反面去批评那种借口众议而兜售其奸的行为。他如《随笔》卷五《汉武赏功明白》褒扬“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续笔》卷四《汉武心术》又抨击武帝博采异端而大兴巫祸，《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推崇曹操“知人善任使”，《续笔》卷四《帝王训俭》表彰南北朝宋武帝、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及隋文帝、唐太宗皆有节俭之德，《随笔》卷七《虞世南》指责唐太宗斋僧造像之非，如此等等，无不是在为当政者树立或善或恶的榜样。至于《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本来是称颂陈涉反秦首义之功，以及“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馥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

人崛起者可及”，表现出洪迈的非凡史识。但论及陈涉之败，又归结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仍不改其规谏初衷。

对于规谏之意，洪迈并不讳言，《随笔》卷十六《前代为监》坦称：“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鑑）。”他论史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专意取其足资鑑戒者，放笔直书，切中时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当然和宋代政尚宽仁、以及文网之疏有关。不过当政者的宽仁毕竟有所限制，议论当朝时事时便不能不有较多的顾忌。洪迈写到宋朝事实，虽说笔含针砭，不满于当时冗官之多、服章之滥、称官之僭妄、相谓之轻率，但更多情况下还只是平实记述，不加抑扬。然而这一点却恰恰加强了《随笔》五集的历史厚重色彩，使之成为了解宋朝社会政治、生活习俗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譬如宋朝职官制度，既有“官”、“职”、“差遣”之别，又有元丰、政和之变，谈宋史者无不感到头痛。而《随笔》五集中涉及宋朝官制的条目甚多，仅以《随笔》、《续笔》为例，如《随笔》卷五《史馆玉牒所》，卷六《带职人转官》，卷九《三公改他官》、《带致仕》，卷十《省郎称谓》，卷十二《元丰官制》，卷十四《赠典轻重》，卷十六《馆职名存》，《续笔》卷三《台谏不相见》、《执政四入头》，卷四《宣和冗官》，卷五《银青阶》，卷十一《兵部名存》、《武官名不正》、《百官避宰相》、《百官见宰相》，卷十四《宰相爵邑》等，均写得具体而微，远比《宋史·职官志》为生动。其余记述科举考试、地理沿革等，也多有可取之处。

《随笔》五集中评论诗文的条目也不少，清代以前已有人从中辑出论诗条目编为《容斋诗话》六卷，又辑出论四六的条目编为《容斋四六丛谈》一卷，二者均见于《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存目著录。《四库提要》于《容斋诗话》未置可否，于《容斋四六丛谈》则称扬有加，谓洪迈“所论较王铤《四六话》、

谢汲《四六麈谈》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清李慈铭也认为，洪迈“论文尚有见解，论诗则无不可笑，此固南宋习气如是也”（中华书局版《越缦堂读书记》第949页）。上述看法很有代表性，说洪迈论文有见解较为公允，但说他论诗无不可笑则嫌过苛。譬如论文，《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比较《史记》、《汉书》中文字，认为“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卷六《左氏书事》引《左传》记晋惠公背秦穆公事，认为“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卷十五《为文论事》分析刘向上疏，认为“为文论事当所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彰著，览者可以立决”，凡此，皆不失为通达之论。至于论诗，所谓绝唱不可和（《随笔》卷十四）固不乏可笑之处，但如《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认为“《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悼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规戒讽谏之意”，从另一角度以翻旧案，卷十六《和诗当和意》认为“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之类，则不能说全无卓识。总之，读《随笔》五集对于诗文鉴赏亦将不无裨益。这也就是宋何异序言中所说的“可以膏笔端”，明马元调序言中所说的“读书作文之法”尽于是书的意思。

通过以上例证，《随笔》五集的内容已可见其梗概，那么此书的性质及其在宋人笔记中的地位又当如何评价呢？据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宋人笔记可分为三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随笔》五集属于考据辨证类笔记。此种笔记肇始于唐代，《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兼明书》之类标志着考据之学的兴起。进入宋代，学者多精史笔，考据辨证，蔚然成风，以考据名家者不下数十人，其尤著者当推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观国《学林》、程大昌《演繁露》以及吴曾《能改斋漫录》、王楙《野客

丛书》。这些书或考证六经史传，或讲求文字训诂，或杂采琐事，或评点诗文，间亦记述当代典制掌故。比较而言，《随笔》五集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在南宋说部中终当以此书为首。（《四库提要》语）。说得再具体一些，亦如清李慈铭所说：“予尝论南渡后王观国《学林》之经学、字学，吴曾《能改斋漫录》之杂学，王应麟《困学纪闻》之史学，可谓荟萃众有，纵横一时，撮其所长，蔚乎可述。洪氏虽不能奄有诸妙，颇亦兼诸厥能。至记时事之详，有裨尚论，亦周密《齐东野语》之亚。”（《越缦读书记》第948页）又如当代学者聂崇岐所说：“其考据，博引详征，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高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淹通处时可方驾深宁（王应麟）；其记述宋代故事，推本求原，综核贯穿，历历若指诸掌，精确处则又常胜存中（沈括）也。”（《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序》）由此可见，《随笔》五集在宋人笔记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洪迈的考据也偶有失误。如《续笔》卷二《元和六学士》，洪迈认为白居易上李留守相公诗是写给李绛的，所记为元和二年至六年事，诗句“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是指裴埴、王涯、杜元颖、崔群、李绛，实际上白诗应是写给李程的，“五相”指李程、王涯、裴埴、李绛、崔群，李绛为东都留守在长庆时，与此时间不合。其他失误尚多，不赘举。洪迈的议论亦时有未当，如《随笔》卷二《张良无后》，认为张良劝刘邦追逼项羽是杀降，应该断子绝孙。这种议论实在迂腐得可以读之令人生厌。又同卷《单于朝汉》，将单于来朝与汉宣帝、元帝之死联系起来，认为“匈奴从上游来厌人”，此话也不免令人发噤。似此之类，不难鉴别，读者举一反三可也。

《随笔》十六卷于淳熙七年（1180）杀青，据洪迈《续笔》自序，初版于婺州（今浙江金华）。考洪迈于淳熙十一年知婺州，十二年除提举祐神观、兼侍讲，十四年八月入侍孝宗时，《随

笔》十六卷已传入禁中，那么初版开雕的时间很可能就在淳熙十一年。洪迈卒于嘉泰二年（1202），《五笔》十卷乃绝笔未成之作。后此十年，洪迈从孙洪伋，取《随笔》五集七十四卷刻于赣州（今属江西），卷首有嘉定五年（1212）仲冬（十一月）何异序，卷末有丘橐同时所作跋文。又过了十几年，洪伋知建宁军，复镌《随笔》五集于建宁，书后有嘉定十六年（1223）洪伋识语。绍定元年（1228），临川（今属江西）人周谨因感到赣州本字迹漫漶，不复可辨，遂根据建宁本详加校勘，于次年刊成全书，并作跋语附后。以上是《随笔》五集在宋付梓情况。1934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据宋本配明弘治活字本影印《随笔》五集，张元济跋称：“是本（指影印本）《随笔》、《续笔》均宋刻，宋讳缺笔，或改字以避，当即伋守章贡时所刻者，字体端严，写刻绝精，明嘉靖本误处甚多，此可是正。《四笔》卷一至五，亦宋刻，行款相同，然刻工姓名无一与首二笔同者，且字体已转为圆润，疑是建宁覆本，且有元大德补刊之叶。餘皆配以明华氏会通馆铜活字本，此由宋绍定刊本出，世亦推为善本，顾间有讹夺。”由此可以得知现存宋刻诸本的面貌。

《随笔》五集在明朝屡经翻刻，今存善本有弘治八年（1495）会通馆铜活字本（前有华燧序）、弘治十一年李翰序刊本、嘉靖大字本、崇祯三年（1630）马元调序刊本。会通馆本系翻宋绍定本，提行避讳一遵旧式。李翰本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亦自宋本出。嘉靖本九行十八字，刊刻精工，疑为马元调所据底本。马元调自称曾会合家藏本与李翰本等数本，“参伍是正，为改定千余字”，故以校勘精勤而最为通行。清朝康熙、乾隆、光绪时，亦有数刻。其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洪迈族孙洪璟刻本，明言出自马元调本；光绪九年（1883）新丰洪氏十三公祠刻本，依据华燧会通馆本；光绪二十年皖南洪氏见山草堂刻本，末附《校勘记》，可以说是流行诸本中较好的本子。

关于洪迈及其《随笔》五集已概要介绍如上，毫无疑问，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仍有必要把洪迈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以便取其精华而开塞益智。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要求，我们采取了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做法，书名曰《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并且打破原来五集的固有顺序，按照全新的理解，总体划分为二十个门类，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为政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史论考辨；轶事遗闻；职官选举；学校科试；典章制度；国计民生；动植物产。下卷为经史掌故；诗词丛话；文章琐议；字韵训诂；碑帖器物；天文地理；风俗节令；佛学阐理；医卜星相；灾祥术数。各门类所收条目，多寡或不相等，这是由此书性质决定的，不能强求一致。至于译文，一般说来以直译为主，过于艰涩处，酌用意译，但求能为现代读者与古人对话架桥铺路，不敢奢望能全部传达古人行文的真意与神韵。以洪氏之学，博大精深，译文或有理解未确处，或有词意不达处，统希读者惠予指正。

此书由刘然、唐哲、许逸民策划，并由许逸民统筹组织译稿和划分门类；由沈玉成审读全部译稿，最后确定各门类所收条目。参加译稿撰写的有曹道衡、沈玉成、祝鼎民、刘宗汉、崔文印、汪圣铎、李亚明、许逸民，各条目下自有署名，不赘言。

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

办公室主任 许逸民

1993年8月

凡 例

一、本书以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洪璟刻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原文如有勘正,则括注于当字之下。

二、原本七十四卷1230条,按内容总分为二十门类,即:上卷为为政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史论考辨;轶事遗闻;职官选举;学校科试;典章制度;国计民生;动植物产。下卷为经史掌故;诗词丛话;文章琐议;字韵训诂;碑帖器物;天文地理;风俗节令;佛学阐理;医卜星相;灾祥术数;每条注明原本卷数,每门类中各条次序以原本所列为序,以便覆核。

三、底本正文间有双行小注,与宋本多寡不同,疑为刊校者所加。为保存底本原貌,今仍一律照录,唯在前面标明“原注”字样。以与译者注释相区别。

四、译文以“信、达、雅”为旨归,一般以直译取“信”,必要时酌用意译求“达”,“雅”则属于最高的理想境界,虽寤寐求之,当难企及。

五、原文中引用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大抵根据旧注迳直译为现代汉语;散文作品亦直接翻译;唯有诗歌、辞赋等韵文,一律直录原文,并在原文后加括号讲述大意。

六、原文中的职官、地名、典制等专名,一律不译;职官简称、俗称必要时出全称。

七、凡人名异称(字号、谥号、官称、并称等)尽所能于每条首见时括注本名。

八、遇有确切年号,一律括注公元纪年;泛指某帝某时则不注。

目 录

前 言	1
凡 例	1

为政通鉴

秦用他国人	3	谊、何触讳	27
曹参赵括	4	小贞、大贞	28
汉采众议	5	汉景帝忍杀	30
汉母后	7	燕昭、汉光武之明	31
戾太子	9	光武弃冯衍	32
汉昭、顺二帝	9	曹操用人	33
三女后之贤	11	周、汉存国	35
汉宣帝忌昌邑王	11	曹操杀杨脩	36
汉武赏功明白	12	魏明帝容谏	37
周、召、房、杜	13	汉世谋于众	38
李后主、梁武帝	13	汉祖三诈	39
畏无难	14	昭宗相朱朴	40
邾文公、楚昭王	15	光武仁君	42
鲁昭公	16	任安、田任	43
佐命元臣	16	曹操、唐庄宗	44
真宗末年	19	王卫尉	45
汉文失材	21	前代为监	46
唐三杰	22	戒石铭	48
将帅贪功	22	存亡大计	49
汉二帝治盗	24	晋、燕用兵	52
汉唐封禅	25	龙且、张步	53

巫蛊之祸	55	周世宗好杀	92
汉文帝受言	56	汉文帝不用兵	93
无望之祸	57	宫室土木	94
周世宗	58	片言解祸	96
弱小不量力	59	诏令不可轻出	98
汉武心术	60	李、郭诏书	99
秦、隋之恶	62	两道出师	100
汉、唐二武	68	唐明皇赐二相物	102
朱温三事	69	张昺讥武后滥官	102
大义感人	70	汉、唐三君知子	104
将帅当专	73	祖宗用人	105
汉景帝	75	国初救弊	107
薄昭、田蚡	76	祖宗亲小事	108
汉武留意郡守	77	王居正封驳	111
贼臣迁都	78	太宗恤民	112
帝王训俭	79	曹、马能收人心	113
用计臣为相	81	昏主弃功臣	115
唐二帝好名	82	人臣震主	116
张士贵、宋瑋	83	汉武、唐德宗	119
汉宣帝不用儒	84	诸公论唐肃宗	120
无名杀臣下	85	孙、马两公所言	121
赦恩为害	86	开元宫嫔	123
代宗崇尚释氏	87	奸雄疾胜己者	124
周武帝、宣帝	89	汉武帝喜杀人者	125
唐昭宗恤录儒士	89	知人之难	127
徽宗荐严疏文	91	祖宗命相	128

人物品评

韦苏州·····	133	简师之贤·····	160
张良无后·····	134	忠义出天资·····	161
周亚夫·····	135	刘歆不孝·····	162
田千秋、郅恽·····	136	辛庆忌·····	162
灌夫、任安·····	137	范增非人杰·····	163
贤父兄子弟·····	137	宰我不诈·····	164
张嘉贞·····	139	杨彪、陈群·····	165
张九龄作牛公碑·····	140	袁盎、温峤·····	166
马融、皇甫规·····	141	爱盎小人·····	167
晋文公·····	142	何进、高睿·····	168
南夷服诸葛·····	143	晁错、张汤·····	170
二疏赞·····	144	耳、馀、袁、刘·····	170
汉、唐八相·····	145	韩馥、刘璋·····	171
上官桀·····	146	萧、房知人·····	172
金日磾·····	147	晏子、扬雄·····	173
平津侯·····	148	裴潜、陆俟·····	174
韩信、周瑜·····	149	孙吴四英将·····	176
韩退之·····	150	张全义治洛·····	177
魏郑公谏语·····	151	士大夫论利害·····	180
虞世南·····	152	杜延年、杜钦·····	181
名世英宰·····	153	有若·····	182
诸葛公·····	154	张天觉为人·····	184
陶渊明·····	156	颜鲁公·····	185
霍光赏功·····	157	权若讷、冯湛·····	187
陈轸之说疏·····	158	李晟伤国体·····	189
颜率儿童之见·····	159	父子忠邪·····	190

苏、张说六国·····	191	宰我作难·····	225
太史慈·····	194	邳彤、酈商·····	227
朱云、陈元达·····	195	刘、项成败·····	229
淮南守备·····	197	绛侯、莱公·····	230
郑叔·····	198	赵充国、马援·····	231
田横、吕布·····	199	公孙五楼·····	233
柳子厚、党叔文·····	201	兄弟邪正·····	234
崔、常、牛、李·····	202	三竖子·····	234
严武不杀杜甫·····	204	王褒、嵇绍·····	236
周亚夫·····	206	谢朓志节·····	237
钟繇自劾·····	207	冯道、王溥·····	239
伍、文用事·····	208	祢衡轻曹操·····	240
萧何给韩信·····	210	匡衡守正·····	243
彭越无罪·····	211	贤者一言解疑谮·····	245
贡、薛、韦、匡·····	212	魏冉罪大·····	246
萧何先见·····	213	王逸少为艺所累·····	248
曹参不荐士·····	214	夏英公好处·····	250
孙坚起兵·····	215	汉重苏子卿·····	251
名将晚谬·····	216	李峤、杨再思·····	253
陈涉不可轻·····	218	萧颖士风节·····	255
士匄、韩厥·····	220	汉武帝、田蚡、 公孙弘·····	256
孔、墨·····	221		
李林甫、秦桧·····	222		

稗史杂记

双生子·····	261	俗语算数·····	264
文字润笔·····	262	僭乱的对·····	265